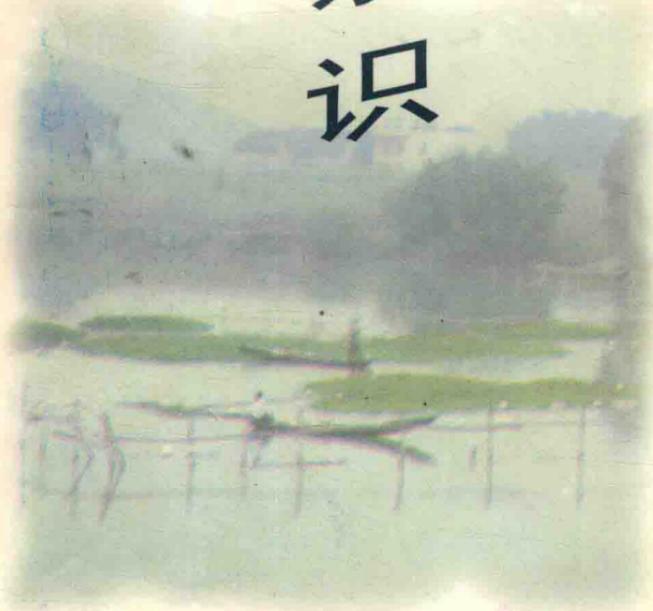


余方德著

吴越杂识



黄山书社

吴 越 杂 识

余方德 著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州历史文化/余方德、嵇发根主编.《吴越杂识》/余方德著.—合肥：黄山书社，2001

ISBN 7-80630-677-3

I . 湖… II . ①余… ②嵇… ③余… III . ①湖州市 - 概況 ②志論 - 史論 - 人論 IV . K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141 号

吴 越 杂 识 余方德著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德清新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49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 - 01000 册

ISBN 7-80630-677-3 / G·124

定价:14.00 元

目 录

赵孟頫仕元浅论	(1)
《渔歌子》与西塞山考辨	(7)
六朝时期太湖南岸武力望族的振起和衰落	(14)
六朝时期太湖南岸经济的振兴和大族文化现象	(32)
太湖南岸地区的婚嫁习俗及其演变	(38)
藏家婚俗及婚姻制度初探	(48)
大理白族的婚姻习俗及演变	(58)
影剧《三笑》与唐伯虎的历史真貌	(66)
少林寺僧兵勇救李世民一事质疑	(71)
湖州与环太湖诸市的开山鼻祖	
——楚春申君黄歇考	(75)
为民解难的青天(读书札记)	(81)
名人名篇与江南三大名楼	(83)
别开新路,特点鲜明	
——《安吉县志》给我们的启示	(88)
《长兴县志·人物卷》的启迪	
——兼谈人物立传中的一些问题	(91)
方志观与修志中史体的运用	(96)
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参与和众手修志	
——浅谈《湖州市志》的编纂工作体会	(102)

坚持体例,巧用史笔,加强方志著述性,走出修志的一条新路	
——杭、嘉、湖三市修志经验探讨	(108)
《湖州市名村志》前言	(116)
《湖州电影志》序	(121)
形象、对比、散文诗	
——写在魏桥《风雨四十年》杂文集得奖以后	(123)
赵孟頫掌故四篇	(126)
忧国爱民的女诗人徐惠(掌故)	(130)
千秋胜迹话孔庙	(132)
陈霸先的历史功业和故宫帝陵考	(137)
“女中诗豪”李季兰	(141)
茶圣陆羽、《茶经》和茶文化	(147)
关于杜牧一则浪漫史的考证	(151)
赵孟頫的故居和别业	(155)
赵四小姐的祖籍和家世	(159)
“大小徐名久已闻”	
——记“鉴湖女侠”秋瑾与徐自华姐妹	(164)
徐迟“猝死”之迷	(170)
坦诚的剖白,感人的诗篇	(176)
湖州人物与文学名著(四则)	(180)
诸葛亮后裔与诸葛村	(187)
后记	

赵孟頫仕元浅论

80年代，世界天文组织曾给太空中水星上的一些环形山以国际杰出人物的大名命名。我们炎黄子孙获其殊荣的并不多，赵孟頫却荣居此列。以赵孟頫姓名命名的是水星上一座直径为120公里的环形山。从此，赵孟頫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代书画大师：“国朝名画谁第一，只数吴兴赵翰林”（柯思九语）元初诗坛一大泰斗，集诗、词、乐、律、书、画、考古于一身的“一代宗师”，而且名系太空，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之一。他存世的墨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不完全统计，品种达百余种，至于册、幅、卷页多达数百件。如果加上收藏在美国、日本、上海、浙江、辽宁、天津、山东、广东诸博物馆的墨宝件数，总数可能要突破千件。这在古代大师中是不多见的。至于他的诗文，元《赵孟頫集》就收录了474首，还不包括他散见在地方史志、书画著录和文集笔记中的那些诗词文赋，他的诗历来有“清逸俊丽，奔放自由”、“流转圆润，直抒胸臆”、“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

然而，这样一位文化名人，因以宋室之亲仕元，当时及后人对其人品颇多微词，责难他不该过早“出仕胡元”、“不隐江南，贪恋大都的繁荣和名位”，甚至编撰逸事、攻其人品，“薄其书画”。笔者生活在赵孟頫的故乡，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研究，曾一次又一次地考察赵孟頫的故居和湖州、德清别业（即别墅），查阅大量史料，对于他的出仕与仕隐等问题，想谈点看法。

元廷三请赵孟頫出仕

元至元十三年(公元 1276 年),赵孟頫 23 岁时,恭帝降元,赵宋政权遭受鼎革之变;1279 年,蒙古铁蹄即如汹涌的钱塘江水闯进了南宋都城杭州,中国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结束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了。但蒙古贵族及其军队攻占江南时,同样遭到江南汉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一般汉族知识分子中,特别是江南地区,反元情绪都非常强烈。赵孟頫对元朝政府也充满了疑虑和恐惧,他隐居到德清东衡山下(据传,他因此才结识了管道昇父亲及其本人)苦研学问;“闻天台杨叔和急公好义”,遂逃亡天台,避难于杨家。赵家在湖州从贵族沦为平民,家境日益败落,生活维艰,甚至“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赵孟頫在痛苦与贫困中,遂“自力于学,时从老儒敖继公质问疑义,经明行修,声闻涌溢,达于朝廷”。逐渐成为学问才气出类拔萃的“吴兴八俊”之一。因其声誉,便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司夹谷之奇所激赏。夹谷之奇出任吏部尚书后,便力荐赵孟頫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这就是元廷一请赵孟頫出仕。然赵氏此时无意出山,在《赠别夹谷公》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意向:“青青蕙兰草,含英在林中,春风不披拂,胡能见幽心。”

对于南宋的灭亡,赵孟頫内心是悲伤的。他有一首《岳鄂王墓》诗,其中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等句。他痛恨那班“轻社稷”的南渡君臣辜负了中原人民的希望,致使国破家亡。元世祖忽必烈是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在他执政期间,注意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开展文化交流,曾接待和结交意大利使者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侨居中国十六年,数度奉世祖之命巡视各地,还在扬州做过官。他聘请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创建了元朝大帝国,把中国建成一个多民

族大家庭，实现了包括西藏、云南在内的中国的空前统一。而且随着国势稳定，在治理国家中，渐渐认识到团结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启用江南士人的重要性，但南方士人与元朝的敌对情绪尚未完全消除。至元十九年，程钜夫初下江南时，便遇到被蒙古人抓住而送交到他面前的赵孟頫，迫其入仕。清代湖州陆心源在《宋史翼·赵若恢传》中记曰：“赵若恢，字文叔，登咸淳乙丑进士。宋亡，避地新昌山，遇族子孟頫，与居，相得甚。时元主方求索赵氏之贤者，子昂转入天台依杨氏，为元所获；若恢以间得脱……”赵面对程钜夫答辩曰：“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頫贯已为微、箕，愿容某为巢、由也”。表示自己愿像巢、由那样隐居。“钜夫感其义，释之”。这是元廷三请赵孟頫入仕。直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即恭帝降元已经10年，元帝在全国的有效统治已是个既成事实，江南遗民的抵抗早已被镇压下去，时局相对稳定。行台治书侍御史程钜夫，再受元世祖忽必烈的派遣，赴江南“搜放遗逸”，得24人，赵孟頫居于首选。刚刚33岁的赵孟頫与年老的钱选、郑所南、周密等人情况不同，他身为宋室后裔，且名重才高，他若出仕，极有利于元世祖的统治；若不出仕，不仅也会老死山林，而且他一而再推辞了元廷，如果再而三拒绝，便有杀身之祸，后来元朝招聘隐居福建的谢枋得，谢再三不从而遭强行押送大都，后终于被害便是例子。如果赵孟頫也再三拒绝，其结果会如何呢？元朝如此尊重他，他没法不从，也没有再拒绝这次出仕机会。次年春，入大都(现北京)忽必烈一见喜之，以为神仙中人，不顾下属反对，使赵坐于右丞叶公之上。

赵孟頫情系杭湖二州

赵孟頫33岁入仕，正是元朝由至元到大德、延祐年间四海安定的时期。元帝巧妙地把握住江南士大夫的矛盾心态，不时地给赵

孟兆桢各种虚职，点缀太平，但从不给其实职。赵孟兆桢一方面顺从元帝的旨意，谨慎且精明；另一方面，他对宫廷的互相倾轧十分厌恶，对元廷重臣的猜疑和排挤，内心也十分痛苦。他在《罪出》一诗中愤然写道：“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他欣慕陶渊明，一心想隐居江南。可元廷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点缀升平，不可能放赵孟兆桢这类俊杰归隐。赵氏只能仕隐兼之，入仕后一直情系杭湖二州，除去“外补”任职，他在江南，在杭、湖二州的时间，并不比大都时间短，特别是在当时水陆交通都不方便的情况下，实在可见赵孟兆桢思乡归隐之心、之情的。

赵孟兆桢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受诏至大都任职。至元二十四年任奉训大夫、兵部郎中，总管全国驿置费用。据杨载《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以下简称《赵公行状》）载曰：“偕尚书刘宣出赴江南，查问江浙行省丞相慢令之罪”，“遍历诸郡”。在杭州与鲜于枢、周密等相会，三人各自出示新得的王献之《保田砖志》拓本，观摩切磋。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管公楼孝思道院记》（以下简称《道院记》）载曰：管道昇“至元廿六年归于我”。《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记曰：“以公事至杭，乃与夫人偕至京师”。《赵孟兆桢与中峰明本》（德·劳悟达著。以下简称《明本》）“年表”中写得更明白，孟兆桢 1289 年归吴兴，与管道升完婚；偕同进京。³⁶

至元三十一年，元成宗即位，第二年改年号元贞。元贞元年（1295年），据《明本》记载：孟兆桢曾数次返回故乡吴兴；八月，周密《烟云过眼录》下：“赵子昂孟兆桢，乙未自燕归，出所收书画古物……”其中书画约30件，古器物约15件。

元贞二年（1296年），《墓志铭》载：孟兆桢被成宗“召入史院，夫人也惧，余以病辞，同归吴兴”。这次孟兆桢在湖、杭二州呆的时间较长，曾与鲜于枢在杭州共建“困学斋”，与宋渤共游吴兴，并有感而绘一山水。

大德元年(1297年),《赵公行状》载:孟頫“除太原路汾州知州兼管本州诸军奥鲁、劝农事,未上”。《明本》载:孟頫“在江南”。实际是孟頫求人说情,没有去上任,呆在湖州三四年。刘庭龙在《赵孟頫及其艺术》中记曰:“在这期间,他除吟诗作画外,在家埋头读书,整理四书五经,并考订编辑了《今古文集注》。”有时则隐居管夫人家乡德清,朝起听鸟鸣,日落观暮霭,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大德二年春,¹²⁹⁸孟頫还与霍清臣、周密、李衍、郭天锡等十数名书画名家,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在杭州鲜于枢府上一起鉴赏王右军《思想帖》和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等名贵书画,赵氏有题跋。

大德三年(即己亥年),修完金书《藏经》,《赵公行状》载:“执政将留公入翰苑,公力请归。己亥八月,改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且又与文化界联系密切。正如《赵孟頫及其艺术》中记:“这一职务,比较适合赵孟頫的口味,一直干了十年。这期间,工作比较顺畅,他利用公务之便,广交文人学士,遍游江浙各地,多阅书画珍藏,在艺术创作上也进入了旺盛时期。”从他存世墨迹来看,这时期也最多。四方文士来浙者,也到湖州造访,以结识赵氏为荣。

赵孟頫秩满,武宗即位。《赵公行状》记曰:“至大己酉年(1309年),升中顺大夫、扬州路泰州尹兼劝农事,未上”。他和夫人管道升,仍留在湖州故宅和“莲花别业”。作书画、兴儒学,访文物,乐此不疲。直到至大三年(1310年),“仁宗皇帝在东宫,收用文武才士,素知公贤,遣使者召”。这年冬天,赵氏夫妇只得离开江南,赶赴大都。《明本》记曰:孟頫“至京受翰林侍读学士;管道昇受‘吴兴郡夫人’。”

皇庆元年(1312年),即仁宗即位第二年,《墓志铭》载:孟頫“请假归,为先人立碑,夫人亦以管氏无丈夫子,欲命继又无其人,乃即故居作管公孝思楼道院”。又载:“次年,使者荐至,于是夫人复

从余入朝。”这次在湖州呆多长时间？《赵公行状》记曰：孟頫“尝谒告上冢归，及半岁，复召”。

延祐三年（1316年），仁宗又将孟頫授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一品，“推恩三代”。管夫人加封“魏国夫人”。至此，赵孟頫的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的顶峰。赵孟頫晚年声名显赫，活动在皇帝左右。但赵氏却悲从中来，认为自己是元廷的“花瓶”罢了，思乡更切，作词《漁父》曰“浮名浮利不自由”。

延祐六年（1319年），《赵公行状》记曰：“己未五月，谒告欲归，上初以为难，既又重达其意，从之。”《明本》载道：“经由大运河归吴兴，管道昇病丧途中。”仁宗对他推崇倍至，但因管夫人病逝返乡舟中，他对官场虚名，终于彻底看破。《赵公行状》记曰：“既归，（仁宗）遣使赐衣段。其冬，使者赴召还朝，公以疾不能行。”次年英宗即位，再次遣使召赵，赵以年迈体弱推托，终得朝廷应允。从此，赵孟頫再也没有离开湖州。

元至治二年（1322年）六月，赵孟頫病逝于湖州“里第之正寝”，临死前还观书作字，谈笑自如。享年六十九岁。儿子赵雍等，将他与管夫人合葬于德清县千秋乡之东衡山，使他与爱妻作伴，能日夜聆听故乡的溪泉松涛之声了。

一代书画大家因仕元而受到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书画家艺术生平和艺术水平的做法，已越来越没有市场，因为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正如一首诗所描述的：“赵氏王孙嗟宋亡，笔情墨趣寄惆怅。文人书画开风气，从此吴兴名更扬。”赵孟頫的书画诗词不仅久盛不衰，他的英名从湖州、杭州，走向中外。就这样，一代宗师因对人类文化史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而终于名扬世界。

《渔歌子》和西塞山考辨

中唐诗人张志和一生留下的诗词不多，《全唐诗》共收了九首，大概是他全部遗作了。其中《渔父歌》五首，并以第一首《渔歌子》最为有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其词传入日本，嵯峨天皇于弘仁十四年（公元823年）即有和词五首，皇女智之内亲王有和词两首，滋野真主也和了五首，^①并与张继的《枫桥夜泊》一起，列入日本教科书。《竹坡词话》一书中记载，说当时中国“和《渔歌子》者无算”。《渔歌子》唱响了，且成了千古绝唱。于是，西塞山也因而闻名于世。

但《渔歌子》中的西塞山究竟在何处？因为张志和辞官隐居，浪迹江湖，留下踪迹甚少，加之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变迁，因而千年来自争辩不休。令人感到迷惑和颇有兴味的是：浙江湖州与湖北大冶都有一座西塞山，都有白鹭翻飞，也有桃花流水；都产鳜鱼，也都有志和词中所描写的“青箬笠，绿蓑衣”。这场争论，早在宋朝就开始了。北宋末年，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九《地理》中，关于“张志和歌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按，《武昌记》曰：“西陵县，对黄公九矶，谓之西塞”。就明白提出西塞山是指湖北黄石市（即大冶）的西塞山。^②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陆游因为“得报差通刺夔州”（今四川省奉节县），闰五月从浙江出发，历经五个月，舟游长江抵达任所。途中走马观花，以日记纪行，写了洋洋数万字的六大篇《入蜀记》。他在八月十六日途经大冶县，曾写道：“晚过道士

矶……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辞》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飞’者”。这位诗人在日记中的这么信笔一写，此后遂成为学术界争论中某些论点的论据，而围绕张志和词中的西塞山究竟在何处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众说不一。为《东坡全集》作注的赵次公，当时注曰“西塞乃湖州磁湖镇道士矶也”^③。孰料他这一注，问题又来了，点明西塞山在湖州，应该还是对的，但磁湖镇道士矶却不在湖州，而在武昌。这种莫衷一是的说法引起了学术界思想的混乱。到了明朝，学术界经过考辨发现：“志和生平室居越州（今浙江绍兴市），舟居多在苕霅间”，“未闻其楚江泛宅也”。^④最多查到他“不复出仕，居江湖间”。^⑤找不到他到过湖北的任何记载。西塞山，当属湖州。至此这场争论才算基本平息。

所以其后各地出版诸家编写的有关唐代诗词本，如《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全唐五代词》、《唐宋词选》、《历代诗歌选》、《唐宋名家词选》、《唐宋词一百首》、《唐宋词百首详解》，和大量史志书本及辞典、甚至中学生教科书，在注释张词中的西塞山时，都写着“在浙江湖州市”，或“在浙江吴兴县西”等。只有少数词书，在注明“西塞山在浙江省湖州市”后又加一笔：“一说在湖北”。

但是，随着修志工作的开展和史书编写工作的深入，有关的省市又把张词中西塞山的归属问题提了出来，并有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⑥上发表文章，从歌词的环境和诗情画意、历代诗人的记述和《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重要志书来“引证”《渔歌子》中的西塞山就是湖北长江边上的西塞山。笔者在此拟以确凿的史料对西塞山所在何处作些辨正。

一、从《渔歌子》一词中所描写的环境和诗情画意来看，西塞山当属浙江湖州

如果从《渔歌子》这首词所描写的环境和诗情画意上来看，西塞山当属湖州无疑。这首词所描写的画图，应是江南水乡的画图，是描写水乡春汛时期渔家捕钓时的情景。前两句是写：渔家（作者

也在内)眺望远处,西塞山一带白鹭纷飞;观看近处,湖水泛着桃花,因而联想到“这正是鳜鱼肥美的时候”,于是动了捕钓的心思。后两句写渔家人头戴箬笠,身披蓑衣,不避风雨,潜心捕钓的情景。青山绿水,烟波迷濛,桃红鹭白,风雨渔父……地、人、色彩以及意境全描绘出来了。这旖旎风光,这水乡画卷,这烟波钓徒,当为湖州一片青山绿水所有。

而大治的西塞山,据林藜在《萍踪识小》一书中记曰:“县东九十里有西塞山,一名道士洑矶,横峙江心,水冲石矶,飞浪成旋,旧谓吴头楚尾,即于此分界”。这横江一面、截流激旋、地势险峻的兵家要塞,与张志和词中的环境和描写如何协调起来?张志和是否乘舴艋舟在长江激流漩涡中垂钓而乐而忘归?其实,唐代诗人韦应物那首著名的《西塞山》:“势从千里奔,直入江中断。岚横秋塞雄,地束警流满”。这首诗倒真的写出了湖北长江边这座兵家必争的要塞——西塞山的风光。但却不是张志和词中的西塞山。

二、从史志对张志和及西塞山的记载来看,西塞山应属浙江湖州

一些重要的史志著作对张志和与西塞山早有明确的记载。事实上,唐代以后,浙江和湖州大量志书都证明西塞山在湖州,但考虑到区域性志书有其局限,还是以这篇文章引用的两本《大明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为据。竟陵子《西塞怀古温诗篇》说这两本志书均载“张志和《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即此”。^⑦事实真是如此吗?《大清一统志》湖州府卷二百九十,在西塞山的条目下清清楚楚地写着:“西塞山,在乌程县西南二十五里。有桃花坞,下有凡常湖。唐张志和游钓于此,作渔父词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翻至湖州府卷二百九十一,在(唐)张志和的条目下也清清楚楚地写着:“金华人。肃宗时,待诏翰林,后坐事贬南浦尉。赦还,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颜真卿刺湖州,志和往来苕霅间”。不知竟陵子怎么会引证成湖北黄石市的西塞山去了呢?

再看《大明一统志》：“西塞山，在湖州府城西三十五里，唐张志和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竟陵子在“引证”上述两本重要志书时，何故把书名及地点全给搞颠倒了？其实，对于张词中的西塞山写于何处的问题，学术界发现了颜真卿写的《浪迹先生元真子碑铭》^⑥之后，这个问题基本上就明确了。颜真卿大历七年（公元 772 年）任湖州刺史，大历八年延请文士续撰《韵海镜源》；大历九年，建韵海楼，大历十一年，霅溪东南原有白蘋洲，真卿剪榛导流，作八角亭及茅亭，书柳恽诗于上。《新唐书》一百九十六卷《隐逸》中清楚记曰：“颜真卿为湖州刺史，志和来谒，真卿以舟敝漏，请更之。志和曰为浮家泛宅，往来苕霅间”。颜真卿为张志和写的碑铭，无疑具有不可辩驳的真实性。碑铭中曰：“元真子姓张氏，本名龟龄，东阳金华人”。“母雷氏梦枫生腹上，因而诞焉。年十六，游太学撰明经，献策肃宗，受赏识，令待诏翰林，授左金吾录事参军，乃改名志和，字子同。寻复贬南浦尉。经量移不愿之任，得还本贯，既而亲丧”。他浪迹江湖后，自号烟波钓徒，又自号玄真子。而“兄浦阳尉鹤龄亦有文学，恐元真子浪迹不还，乃于会稽东郭买地结茅斋以居之”。写“肃宗尝赐奴婢各一，元真配为夫妻，名夫曰渔僮，妻曰樵青。”“竟陵子陆羽校书郎裴修尝诣问‘有何人往来？’答曰‘太虚作室而共居，明月为灯以同照，与四海诸公未尝离别，有何往来？’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碑铭写道大历九年秋八月，真卿于湖州“举席”，前御史李竟陵子陆羽在坐，“真卿以舴艋既敝，请命更之”。张答曰：“倘惠渔舟，愿以为浮家泛宅，沿溯江湖之上，往来苕霅之间，野夫之幸也”。碑铭最后几句是：“宅渔舟，垂钓纶，辅明主，若斯人。岂烟波，沦其身”。商务印书馆 1921 年版《中国人名大辞典》第 935 页中也清楚地记载了张志和的这段史实，而最后还记云：“李德裕称其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严光之比云。”关于《渔父词》，《全唐五代词》、《西云记》、《太平广记》以及湖人工丁克行在《陆羽和湖州名

茶》一文中或记或注，都写了下边的史实：张志和在湖州刺史颜真卿席间，与陆羽、徐士衡、李成矩饮吟唱和，共唱和二十五首。张志和首唱为《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似乎是不容争辩了：张词中的西塞山在湖州，张志和的《渔歌子》就写于湖州。

三、从张志和与湖州隐逸诗人的交往以及著名诗友的真实记述中，可证明西塞山在湖州

如果用历代著名诗人的诗文或记述来论证西塞山的归属问题，苏东坡的那首《浣溪沙》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不错，这首《浣溪沙》正如竟陵子文章所言，开头两句是提到“西塞山前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苏东坡仅仅是喜欢张志和的《渔歌子》，而把张志和词中的几个句子引进他的词里。据《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词人山谷当时即指出：“渔舟少有使帆者”。张志和是中唐人，苏东坡是宋代人，中间隔着晚唐和五代，他的词又何能作为“引证”呢？学术界不少人都知道：苏东坡有一首名诗《赤壁怀古》，不就是把黄冈城外的赤壁当成三国当年大战的赤壁——即现在湖北嘉鱼县东北的赤壁来怀古抒情了吗？而我们则决不能以他的“赤壁怀古”来引证三国时期的赤壁大战，否则是要闹大笑话的。如果想从历代诗人的诗作中来引证张志和的行踪和西塞山的位置，《全唐诗》里就有。《全唐诗》在收录张志和的九首诗词之后，收录了张志和之兄张松龄一首《和答弟志和渔父歌》。题下注明：“松龄惧志和放浪不返，为筑室越州东郭，和其词以招之”。这首和词的史实与背景，已在《新唐书》及颜真卿文集中得到了证实。全词如下：“乐是（一作在）风波钓是闲，草堂松径已胜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风浪起且须还”。湖州，就是以北滨太湖而得名，而苕霅之溪都经湖州市而流入太湖。松龄中的太湖水，不是指湖州又是指何地呢？松龄是志和的亲兄，他比任何人更知志和的踪迹。他的诗词无疑可作力证。又《全唐诗》收录诗僧皎然的诗约四百八十首。皎然，本姓谢名昼，字清昼，

湖州长城人(今长兴县),为僧久居湖州杼山妙喜寺。他与陆羽、颜真卿、朱放、李治、张志和、灵澈诸位诗人和名士为友,经常唱和往还。其中有一首《访陆处士羽》诗:“太湖东西路,吴主古山前。所思不可见,归鸿自翩翩。何山尝春茗,何处弄清泉。莫是沧浪子,悠然一钓船”。

诗中“吴主古山前”,系指湖州西南的吴山。而吴山为“吴王送女至此,故名”。“何山尝春茗”的何山,即湖州金盖山,位于苕溪陆羽住居的草堂南面。这首诗是写陆羽移居苕溪草堂后,皎然来访陆羽而不遇,便把陆羽比作张志和,惊叹曰:莫是沧浪子,悠然一钓船。往返苕霅间,行踪不定也。张志和在一首《渔父歌》中也这样写道:“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这霅溪,据水利部门考证,全国只有湖州这么一条,连同前边的苕霅之间、太湖水、沧浪子、霅溪湾,不是都能说明张志和的行踪和西塞山的位置吗?张词中的西塞山确在湖州而在湖北。

四、实地考察证明,张志和词中的西塞山确在湖州

张词中的西塞山,据《湖州地名志》考,即现在的太子山,海拔117米,位于湖州城西十公里处的严家坟西,樊漾湖之南,面临西苕溪。湖州青年诗人柯平曾四次深入农村调查西塞山座落何处。他根据明《万历湖州府志》记载:“尚书严震直墓在西塞山”。找到了自号“西塞翁”的严尚书墓。继而又找到了“桃花坞”、“凡漾(常)湖”、“霅溪湾”,位置与《湖州地名志》基本相近。他得出的结论是:西塞山不在武昌,而在湖州市弁南乡凡漾湖境内^⑩。

今天,随着各地修志工作的深入,各界人士对西塞山和《渔歌子》产生浓厚的兴趣,正本着去伪存真、去虚求实的精神,打破小地域界线,认真研讨,认真勘察、认真考辨。相信张志和词中的西塞山的位置一定会彻底搞清楚的。